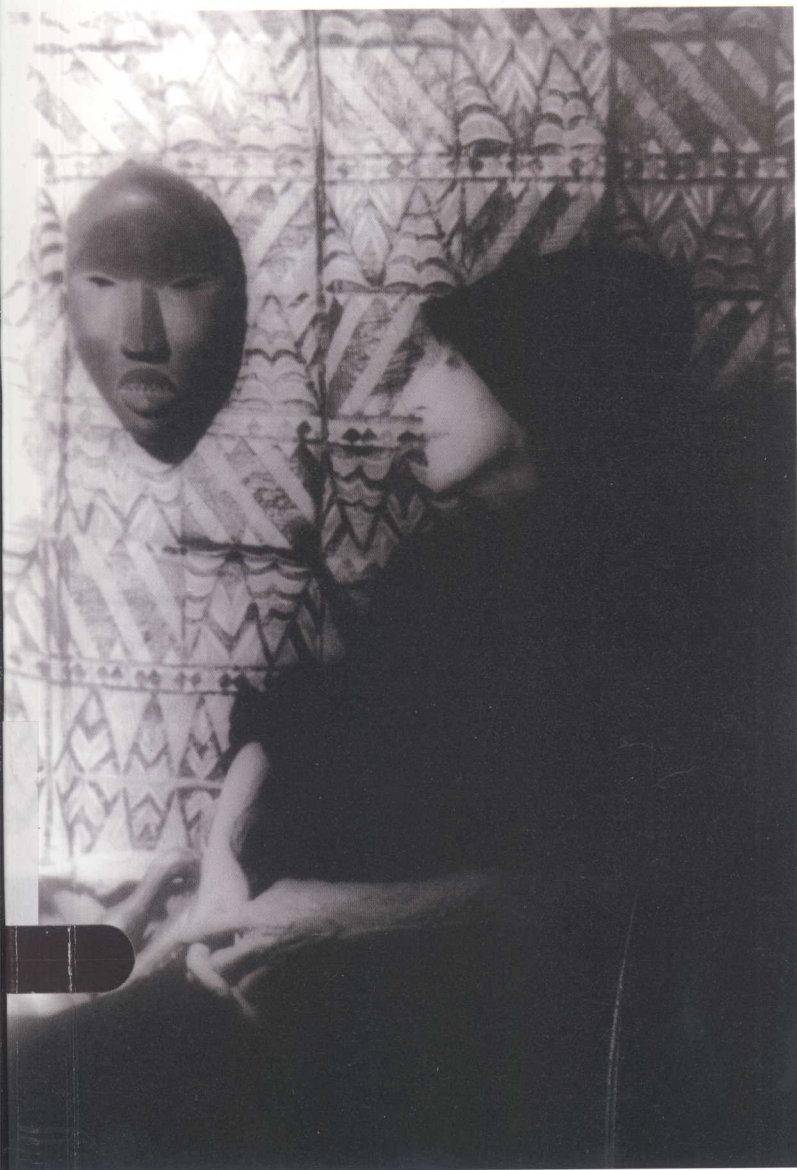


*OUT
OF
AFRICA*

Karen Blixen



沈勤
—译

走出非洲

「丹麦」卡伦·布里克森——著

014011389

1534.45
11

OUT
OF
AFRICA

Karen Blixen



走出非洲

沈勤一译
〔丹麦〕卡伦·布里克森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97557

I 534.45

11

014011384

TUO
3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出非洲/(丹)布里克森著;沈勤译. —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321-3708-4

I. ①走… II. ①布…②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-丹麦-近代 IV. I53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7151 号

Out of Africa

by Karen Blixen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责任编辑:秦 静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走出非洲

[丹麦]卡伦·布里克森 著

沈勤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5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08-4/I·4015 定价:32.00 元

目录

卷一

- 第一章 恩贡农场 / 003
- 第二章 一个土著男孩 / 020
- 第三章 殖民者家中的非洲人 / 038
- 第四章 羚羊露露 / 058

卷二 农场里的枪击意外

- 第一章 枪击意外事件 / 079
- 第二章 在保护区骑行 / 091
- 第三章 瓦麦 / 101
- 第四章 瓦杨格里 / 115
- 第五章 基库尤大酋长 / 130

卷三 农庄访客

- 第一章 盛大的舞会 / 145
- 第二章 亚洲来的客人 / 155
- 第三章 索马里女子 / 159
- 第四章 老克努森 / 169
- 第五章 栖身农场的逃犯 / 177
- 第六章 友人到访 / 185
- 第七章 尊贵的先驱者 / 192
- 第八章 飞翔之翼 / 204

卷四 殖民者的日记

- 第一章 野生动物的圣母院与急救中心 / 227

卷五 永别了，我的农场

- 第一章 艰难时期 / 295
- 第二章 齐南俊之死 / 307
- 第三章 山中的坟墓 / 315
- 第四章 变卖农场 / 332
- 第五章 告别之际 / 349

卷一

第一章

恩贡农场

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，我曾有过一座农场。往北一百英里处，赤道横穿过这片高地，而农场庄园就坐落在海拔六千多英尺的地方。白天，你觉得身在高处，离太阳很近，但夜晚和清晨却清澈宁静，而且夜间总是很冷。

地理位置与海拔高度一起，携手创造出了一片世间独一无二的土地。绝无半点丰腴与繁茂之处，就好似非洲大陆经过了六千英尺的淬炼，只余下浓烈又精致的菁华。这片土地上的色彩干燥而焦灼，就如陶器的颜色。树木长着纤弱的叶片，与欧洲的树叶全然不同，它们并不长成弧形或圆形，却层层叠叠地水平生长。独自伫立着的高大树木状似棕榈，又如刚刚收拢船帆的三桅帆船高高矗立，充满了英雄气质与浪漫色彩，树木的边缘形成一种奇特的轮廓，仿佛整片树林都在隐约震动。平整的草原上歪歪斜斜地散落着荆棘木，草地散发出百里香与番樱桃般辛辣的气息，有些地方这气味是如此强烈，令你的鼻腔隐约生痛。草原上所有的花朵，甚至那些生长于原始森林中的藤蔓上的花朵，都似乎是被缩小了，唯有在一场充沛的雨水之初，方见几朵巨大的香气浓郁的百合盛开在草原上。这里的景象无比壮阔，你触目所及的一切都代表着伟大与自由，非凡与高尚。

非洲高原的空气为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生活烙下了烙印。当回顾生

活于非洲高地上的那些昼夜时，你总是倏然记起那仿若置身于半空中的感觉。天空总是淡淡的蓝与紫，鲜有例外，那些若有似无、轻盈善变的云朵或堆砌或漂浮，让天空变得更为丰富。天空饱含着蔚蓝的活力，在远处将山脉与林木染上一层鲜活的深蓝色。中午时分这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，如同燃烧的火焰，又如同流水般闪耀、翻涌，镜映着所有的一切，创造出海市蜃楼的幻景。轻轻地呼吸着这高地上的空气，你便觉得充满活力与自信，内心轻松舒畅。早晨，你在这高地上醒来，心中感慨：我在这里，我理应归属的地方。

恩贡山脉由北向南绵延开来，四座王冠般的圣峰如屹立不动的深蓝色波浪映衬着天空。它自海平面巍然拔起八千英尺，高高立于东方原野的两千英尺之上，向西却陡峭地垂直落下，直伸向东非大峡谷。

高地上的风始终从北方和东北方吹来，与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沿岸的风一样，这风被称为“东来的季风”——与所罗门王的爱驹^①同名。在这里你总是能感受到季风的巨大力量，就好像土地正将自己用力地向前掷去。风直直地向着恩贡山吹来，山坡上因而成为极佳的滑翔机飞行地点，机身轻易地被气流抬起，而后飞越过山巅。云朵随风飘曳，袭上山崖并萦绕在山峰四周，又或停驻山顶，最终化为一场山雨。而那些飘得更高的云，飞过陡峭的山石，消融于山脉西侧东非大峡谷灼热的沙漠中。有很多次，我从我家极目远眺，目光追随着那些骄傲的云朵一路漂浮，我满怀好奇地看着那云卷云舒，直至它们越过山顶，隐匿于蓝天之中消失不见。

① 这里讲述的所罗门王与马的故事，来自于《可兰经》。据载，由于所罗门王对于所有的动物都非常慈悲，真主安拉便赐予了他世界上最快的马——风。而无论在《可兰经》还是《圣经》故事中，所罗门王都以热爱马匹和拥有数量庞大的马群而著称。

自农场绵延而出的山脉一天之内总要变换几番性情，时近、时远。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当你注目凝视时，山脉仿佛只是天空中一道银白色的线，勾勒出山峰的轮廓；而当夜幕真正降临时，四座圣峰又似乎被抚平摊开，仿若山脉本身正在做着舒展与拉伸。

由恩贡山脉开始，你的面前是一幅独一无二的景致。南方仿佛是一片巨大的动物狩猎场，广阔的平原一路延伸直至乞力马扎罗峰；东方和北方又仿若巨大的公园，背后的山脚下丛林密布，波浪起伏的基库尤保护区一直延伸至一百里外的肯尼亚山，自原始村落升起的青烟星星点点地点缀其中，仿若一片以玉米黍、香蕉林以及草场组成的彩色镶嵌图画。但在西面的方向，是干燥的非洲盆地，状如月球表面。棕色的沙漠中毫无规则地长着灌木丛，弯曲的河床两侧延伸出歪歪扭扭的深绿色小径，那是合欢树所生出的宽广枝干，上面长着如荆棘般的花簇。仙人掌生长于此地，同时，这里也是长颈鹿与犀牛的家园。

当你置身其中时，山脉地区是如此的巨大、风景如画而又充满神秘，长长的山谷、灌木树丛、绿色的山坡以及岩石嶙峋的峭壁形成种种不同景色。在位于山顶的其中一个圣峰脚下，甚至还有一片竹林，山间隐藏着泉水与泉眼，而我曾在那山泉附近露营。

我在非洲的那段日子里，非洲羚羊和犀牛栖息在恩贡地区，在那些年长的土著居民的回忆里，这里以前也曾有大象出没，而我总是觉得有些遗憾——除了其中很小的一片土地，整个恩贡地区并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范围，南峰的灯塔矗立在这片属于保护区土地的边界上，划出其范围。我猜想，当殖民地开始繁荣，而首都内罗毕也渐渐成为一个大城市时，恩贡山脉地区也许将会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野生动物公园。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中，许多年轻的内罗毕生意人在周日跑进山里，

骑着他们的摩托车，朝所见的任何东西鸣枪，我想，那些大型动物应该都已离开山区，穿过那些灌木荆棘丛与石地，往南边去了。

恩贡山脉的山脊与四座圣峰，都易于行走，原野上的草如花园草坪一样齐短，灰色的石块突出草地。沿着山脊，有一条狭窄的野生动物小径，以“之”字形沿着山峰上下蜿蜒。某个在山里露营的早晨，当我登上山脊，沿着这条小径步行时，我发现了一群非洲大角羚羊刚刚留下的新鲜足迹。这种温和的巨大动物一定是在日出时就登上了山脊，排着长长的队列依次行进，我想，它们一定是为了观赏山脊两侧原野上的美丽景色，才登上这里的。

我们在农场里种植咖啡豆。对于种植咖啡豆而言，这里的海拔有些太高了，而且很难维持，在农场里，我们的经济状况始终捉襟见肘。但种植咖啡豆是一件必须全心投入的工作，而且你总有干不完的活儿，总体而言，你始终落后于你该有的工作进度。

在这片充满野性与纷乱的非洲原野上，一片精心规划、种植的土地，看起来总是不错的。不久之后，当我乘飞机飞越非洲高原时，渐渐地能轻易地从空中辨认出我的农场，而我也对自己的种植园满怀骄傲赞赏之情——它以明亮的绿色醒目地存在于这片灰绿色的土地上，而我也蓦然意识到，人类是多么热爱规整的几何图形啊。围绕着内罗毕的土地，尤其是城镇北侧的那片土地，也有一片以近乎相同的方式规划的种植园，那里生活着一群日夜思考谈论着种植、修整、采摘咖啡豆的人们，他们甚至在夜里也沉思着如何改进自己的咖啡豆加工厂。

种植咖啡豆是件历时弥久的工作，它并不如常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。那时你年轻而满怀希望，在绵绵的细雨中，捧着几箱来自园圃的光鲜的咖啡豆植株，然后看着那些植株由农夫的手中，一一被种入早已挖好的

成排的湿润土穴中——它们即将在这里开始生长，你还需要折来灌木枝条，为年幼孱弱的幼苗遮挡蔽荫，使之远离阳光。四到五年的光景，咖啡树才开始结果，期间你将面对干旱、病灾的挑战，以及那些无畏地在农地里繁衍茂盛的原生植物——其中有一种名叫“黑杰克”的植物，粗糙丑陋的果皮甚至会黏在你的衣袜上。有些咖啡树幼苗一开始就种得不好，根部扭曲受损，它们在即将开花的时候便会死去。一英亩大约种上六百多棵咖啡树，而我拥有六百英亩的咖啡豆种植园，牛群整日拖着犁车在一排排的咖啡树间耕种，它们得辛勤地来回走上几千英里，然后耐心地静候收获季的到来。

间或有时，农场的咖啡豆种植园呈现出非比寻常的美丽。雨季来临之初，植株上的花朵开放，一派亮眼的景象，仿佛蒙蒙细雨中漂浮的一片云，笼罩在这六百英亩的种植园上。咖啡树的花朵散发出黑刺李般的精致香气，夹杂着淡淡的苦涩。非洲人把这里的女人与孩子称为“托托”，当种植园里成熟的果实染上层层红色时，托托们便出来与男人们一起采摘成熟了的咖啡豆。然后牛车与手推车来来回回地将咖啡豆运往河边的工厂。我们工厂里的器械从不是原来计划的样子，可我们依然为自己规划建造的工厂而自豪。但后来整座工厂曾一度毁于一场大火，而我们不得不将之重新建造。工厂里，巨大的烘干机不停旋转，咖啡豆在大腹便便的铁桶中隆隆作响，发出的声音好似海边浪花冲刷鹅卵石一般。有时这烘干的工序在夜半完成，咖啡豆就在午夜静静地等候被取出——那是别有趣致的时刻，许许多多的防风灯悬挂在黑暗宽敞的厂房里，蜘蛛网与咖啡豆荚随处可见，以及那些聚集在烘干机旁的灯光里、一脸兴奋的人们。工厂仿佛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块悬挂在埃塞俄比亚人耳际、在非洲夜晚闪闪发光的宝石。

之后，工人们为咖啡豆去壳，并划分等级，再用厚实的布袋包裹起来。然后在清晨最后的几小时里，天将亮未亮之时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牛车装满堆得高高的咖啡豆袋，每十二辆牛车刚好装满一吨的咖啡豆，而每辆车由六头牛拉着，由车夫们赶着，沿着工厂前长长的山路，开始向内罗毕火车站进发，这一路的旅程中总是充斥着各种喊叫与喧闹。虽然工厂坐落在比内罗毕高一千多英尺的地方，但一路上也得翻山越岭，不过令我略感欣慰的是，幸好他们只要翻越一座山峰而已。夜间我走出屋子，便看见了归来的车队，一位疲惫的托托领头，精疲力竭的公牛耷拉着脑袋拖着车，而车夫总是远远地落在他们身后，一脸疲惫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蹒跚而归。至此，我们都已尽力，一两天后咖啡豆就将漂洋过海，而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幸运之神的眷顾，祈盼咖啡豆能在伦敦的大型拍卖会上卖出个好价钱。

我的农场占地六千英亩，所以在种植咖啡豆之余，还有不少闲余的土地可以另作他用。农场的一部分是原始丛林，其中大约一千英亩是佃农们的农地，非洲人称之为“沙姆巴”。佃农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的非洲原住民，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刚好在一个白人所拥有的农场范围里，因而他们不得不一年抽出几天的工夫到农场工作。但我农场里的佃农们对这种关系却有着不同的见解，他们与他们的父辈大多出生在农场，因而更倾向于将我看作某种意义上的佃农首领。佃农们的沙姆巴比农场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活力，四季分明，周而复始。玉米长过人高时，走在狭窄的小径上，高大的绿色植物在你两侧及头顶发出阵阵沙沙之声，然后，我们就又迎来了玉米的收获季节。妇女们在田里采收成熟的咖啡豆，并将之去壳，秸秆和荚被收拢并点燃，所以在这些日子里，农场里总是此起彼伏落地升起薄薄的蓝色烟柱。基库尤人也在土地上种植甘薯和一种黄

绿色斑点的南瓜，甘薯那如葡萄藤般缠绕的枝叶，形成一张铺满地面的绿色藤毯。

每当走在基库尤的耕地间，非洲老妇耕耘土地的样子总是引人注目，自背后望去，就好像有只鸵鸟正将头埋在沙子里。每个基库尤家庭都有几间圆顶的小木屋和储藏用的木屋，这些屋子间的空间总是生机勃勃，土地坚硬如混凝土，玉米堆积其上，人们在此挤山羊奶，而孩子们则欢快地追着鸡群奔跑。我曾在那些晴朗的午后，去小木屋周围的甘薯地里打猎，寻找那些野鹌鹑，而非洲人饲养的鸽子就站在高高的荆棘树上大声欢唱，仿佛这片土地还依旧是原始丛林的一部分。

农场上还有几千英亩的草场，高高的草丛迎着风如海浪般翻涌，年轻的基库尤男孩赶着家里的奶牛在那里放牧。寒冷的冬季里，他们从小木屋里带来燃烧着的木炭，装进背后的柳条筐取暖，一时不慎便会引发草场大火，给农场放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经年的持续干旱，也会偶尔将野生斑马和大角羚羊引来农场的这片草原。

十二英里之外的内罗毕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城镇，它坐落于丘陵间略显平坦的土地上，那里有总督府和大型的政府办公机构，管理着整个国家日常运作的点点滴滴。

无论你怎么评价这座城市，或好或坏，城镇生活总是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城市总是吸引着人们，这吸引力就好似一种精神上的万有引力。晚上，繁华的光芒闪烁于城市上空，从我农场的住处也清晰可见，我时常凝视着这迷蒙光影，怀念起远在欧洲的那些大都市。

我初次踏上非洲大陆时，这里还没有汽车，我们或骑马或驾着由六头骡子拉着的骡车前往内罗毕。我在非洲的那些日子里，内罗毕始终是一个纷繁混杂的城市，新建了一些精巧的石砖建筑，而相邻的街区却又

充斥着破旧瓦楞铁所搭建的商店、办公室和平房，尘土飞扬的街道两旁则种着一长列的桉树。最高法院、本土事务部和国家动物检疫部门都设在破旧简陋的房子里，我一直很敬佩那些政府官员，他们屈就于狭小、炎热、昏暗的办公室内，处理所有的公务。

内罗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都市，你在这里购物、打探消息，在酒店享用午餐和晚餐，或去俱乐部跳跳舞。然而，内罗毕也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，它如流水般运动向前，如新生事物一样迅速成长——当你出门狩猎时，它便悄悄地改变了。城里建起了新的政府大楼，那是一栋有着精致舞厅和美丽花园的漂亮房子；内罗毕也新建起大型酒店，还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农业和花卉展览；殖民地的翻版《智者》^①杂志为我们带来各种喜剧戏剧的摘选，令内罗毕焕发蓬勃活力。这座城市仿佛在说：“尽情享受吧，散漫放纵吧，我们只年轻这一回。”通常我总与这座城市气味相投，而某个夜晚，当我驾车驶过内罗毕的街道时，我忽然想着：如果没有内罗毕这样的街道，那整个世界便也毫无意义。

相比欧洲小镇，内罗毕居住着数量庞大的非洲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移民。

斯瓦希里小镇就在通往穆海迦俱乐部^②的路上，小镇的名声很糟，十足是个脏乱又喧闹的地方，俗气又花哨，却每时每刻都有新鲜事发生。镇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以废铁皮箱浇筑石蜡而建成的，看起来就像是珊瑚礁，而这些陈腐化石般的结构，似乎生生将先进的现代文明隔绝在

① 《智者》(Smart Set)杂志是1900年创刊于美国的文学杂志，二十世纪初是该杂志的全盛时期，内容包括诗歌、短剧、文学评论以及俏皮话等，为许多崭露头角的作家与作品提供了机会，将之介绍给广大的读者。

② 穆海迦俱乐部，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，内罗毕殖民地著名的俱乐部，许多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在这里汇聚一堂，是当时殖民地社会重要的社交场所。

外了。

索马里镇则远离内罗毕，我认为，这是为了方便镇内的女人们更好地隐居起来——索马里人精通此道，自成一派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有那么几个年轻美貌的索马里女子，住在集市区域，她们聪明迷人却诡计多端，将警察耍得团团转，整个城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但城内，却很少见到普通正经的索马里妇女。

索马里镇位于迎风处，无遮无蔽，风沙漫天，即便是对于非洲人，这里的天气必定也让人联想起沙漠。而对欧洲人而言，无论在这里生活了多久、甚或住了几代，仍然很难融入周围的环境——这游牧民族独一无二的聚居地。镇上的屋子不规则地散落在裸露的地面上，每个屋子看起来都像是用了一整筐四英寸长的钉子来固定，但也不过只能维持数周。可走进任何一间屋子，都会令你大吃一惊，屋里整洁干净，盈满了阿拉伯香料的新鲜气息，屋内挂满了精美的地毯和帷幔，四处堆放着黄铜与白银器皿，以及锋利的象牙柄短剑。索马里妇女们端庄温柔，生性好客，乐观豁达，笑声如银铃般悦耳。我在镇上总是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自如，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，跟着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·亚丁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并带着我去参加了许多索马里人的节日和庆典。譬如，一个大型的索马里婚礼便是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。婚礼时，我曾作为主礼嘉宾被带往新娘的房间，屋内四壁和婚床上都挂满了古老的、隐约闪烁着光芒的刺绣织品，年轻的新娘有一双黑色眼睛，好似元帅的军杖般僵直地站着，身上饰满了丝绸、黄金与琥珀的饰品。

索马里人在全国经营运输和牲畜贸易，为了运输货物，他们在镇上饲养着为数不少的灰驴，以及偶尔所见的骆驼，这种傲慢而强壮的沙漠动物和仙人掌一样，能征服任何土地，一如强悍的索马里人。

索马里严重的部落纷争带来了许多麻烦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索马里人总有些别出心裁的理由和感受。法拉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，所以当发生部落纷争时，我个人总是支持哈布尔尤尼斯。有一次，杜巴哈提斯和哈布尔乔波两个部落在镇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，其间的步枪枪击和火灾造成了十或十二人死亡，直到政府出面干预事情才有所好转。

法拉有一个同部落的年轻朋友，偶尔会来农场拜访，名叫赛义德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个举止得体的男孩。因而，当听其他佃农说起赛义德受伤时，我很难过。那是赛义德去一个哈布尔乔波部落的家庭做客时，正遇上某个愤怒的杜巴哈提斯人路过那里，并对着屋子胡乱地开了两枪，其中的一颗子弹穿过墙壁打断了赛义德的腿。我向法拉表达对于赛义德不幸遭遇的慰问时，法拉却愤怒地叫嚷道：“那都是赛义德自己的错。他为什么要跑去哈布尔乔波部落喝茶？”

居住在内罗毕的印度人占据了本地市场的大部分生意，那些杰出的印度商人——杰瓦吉，苏莱曼瓦吉，爱利丁纳瓦斯莱姆，都在城外拥有自己的小别墅。他们无一例外地喜爱石雕的楼梯、栏杆和花瓶，热衷于将郊区粉红色的砖石切割成他们想要的样子，造型拙劣宛如儿童的黏土作品。他们在自己的花园举办下午茶聚会，供应与别墅风格相衬的印度甜点，一群精明、周游各地且彬彬有礼的人们聚集在此。在非洲的印度人都是极具手腕的商人，与他们打交道，你永远也弄不明白你面对的究竟是个人呢，还是代表了某家商会的负责人。我曾去过苏莱曼瓦吉的宅邸，刚巧遇上宅邸正降了半旗，于是我问法拉：“苏莱曼瓦吉过世了？”法拉说：“半死不活。”我又问：“难道降半旗是半死不活的意思？”法拉最后答道：“苏莱曼死了，可瓦吉还活着。”

在正式接管农场之前，我一直热衷于狩猎，并常常外出狩猎探险。